

# 哲学的解放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 哲学的解放

——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

**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：**从今天起，本报将连续转载《浙江日报》发表的江山县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。这篇文章虽然长一点，但是发人深醒，颇有味道，值得一读。

《浙江日报》编者的话：我们热情地向大家推荐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。

这是一曲哲学解放的凯歌，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灿烂花朵！再一次表明毛主席关于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，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”的伟大号召正在变成革命的现实！工农兵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！

勤俭大队的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的精神武器。他们经验中最可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

学哲学，学了哲学更好地进行路线斗争。

两条路线斗争，归根到底是唯物论和唯心论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。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，它深刻地揭示了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，是武装群众、指导革命的法宝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，是各种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，是欺骗群众、反对革命的毒药。只有弄懂弄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紧紧掌握两条路线斗争的主动权。

勤俭大队由于学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在两条路线斗争中，就从不自觉变成自觉，从被动转为主动；当错误的东西冒头的时候，就能立即抓住；当错误路线变

换牌号的时候，就能及时识破；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，就能注意防止。一句话，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“人变聪明心更红”，就能洞察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复杂现象。

当前，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正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这个教育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就是要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，改造我们的世界观。我们只要象勤俭大队那样，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，在斗争中学，在斗争中用，牢牢掌握哲学这个尖锐武器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就可以在大风大浪中不迷航。

## （一）他们是怎样学起哲学来的？

贫下中农为什么要学哲学？怎样学哲学？从勤俭大队怎样学起哲学来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出，学哲学是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。只有紧密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，特别是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，在斗争中学，在斗争中用，才能学得懂，用得好。

### 到底是啥“矛盾”？

这里要讲的，是江山县勤俭大队怎样学起毛主席光辉哲学著作《矛盾论》的故事。

说到矛盾，本来是客观存在，时时有，处处有，每个人天天都跟矛盾打交道。可是，要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，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勤俭大队这个地方，过去叫“荒塘尾”，地处浙赣两省交界，土地瘦，地势高，八百多亩田，分布在十三条黄土岗上。下雨时，水向东流，流到浙江，向西流，流到江西，这里象个鲫鱼背，存不住水。解放前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、富农的压迫下，这里的贫下中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解放后，贫下中农分到了土地，但很快又产生两极分化，有的贫下中农出卖土地。以后办起了农业合作社，一九五五年，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又下令大砍。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作了抵制。不久，毛主席作了

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，勤俭大队很快实现了合作化，生产迅速发展。可是到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，刘少奇刮起的“三自一包”的黑风又吹到这里，勤俭大队的同志又费了好大气力才顶住。……

许多年来，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，尤其是大队干部，象党支部书记姜汝旺、副书记戴香妹，实际上每天都在矛盾堆里打滚，可他们还不认识矛盾。他们起初以为，干部在工作中所以有困难和矛盾，是因为集体经济还不发展，群众生活水平还不够高，将来生活更好了，工作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和矛盾了。

到了一九六三年，大队粮食平均亩产由解放初期的三百斤上升到八百十三斤，集体经济大发展，群众的生活也有很大改



善，许多社员还盖了新房子，“荒唐尾”开始变成“幸福岗”。那么，按照上面的逻辑，勤俭大队该没有什么矛盾了吧！

事实并不是这样。

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有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却走了下坡路。有的干部产生了“当干部吃亏”的思想，不想干了；还有些人认为大队的生产是“猴子爬竹竿——到顶”啦！

大队党支部的同志还碰到不少头疼的事。

生产队里都有水塘，不少社员主张，为了巩固集体经济，水塘应该由集体养鱼苗。可少数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社员不同意，主张租给社员养。争来争去，有的生产队长也就同意租给私人养鱼了。这一来，矛盾好象没有了。

一九六四年夏天，一个多月没有下雨，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，眼看着要晒煞了。怎么办？矛盾爆发了。生产队长要车水灌稻田；养鱼的社员说：“你要抗旱，我的鱼苗不是要完蛋了吗？”

生产队长说：“大家决定的嘛，还是大家商量商量，要不要车水抗旱？”

大家讲：“怎么能不抗旱呢？还能‘衣裳放在那里空着，人在这里冻着’？看着半塘水，让稻子晒死，使集体生产受损失，那有这样的理？”

养鱼的社员一看真的要车水，气冲冲地跟生产队长说：“当初让社员养鱼，是你同意的，现在又要车水。生产队的做法是矛盾的！”

队长也有气，顶了一句：“你自己是矛盾的！”

两个人，矛盾来，矛盾去，吵吵嚷嚷找到姜汝旺同志，要党支部解决问题。

这样的矛盾，好几个生产队都闹得很凶。姜汝旺他们只认为集体的水塘让私人养鱼不对，可讲不出多少道理，矛盾还是解决不了。

这一年秋后，勤俭大队开展“四清”运动。姜汝旺、戴香妹他们想，这下可好了，勤俭大队的许多矛盾，可以通过这次运动来解决了。

可是，在“四清”运动中，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。运动开始阶段，工作队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他们一来，就查户口簿，说是要成立“贫协”，贫下中农凡是解放后当过干部的，他们都不要。不分青红皂白，干部一律靠边站。只要是对干部有意见的，不管什么人，他

们都相信。有的地主、富农趁机跳出来闹工分、闹口粮、闹翻案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养鱼的社员也来吵。工作队对这股歪风不但不制止，反而批评干部。工作队和大队党支部之间，顶起了牛。工作队有人指着干部说：“现在农村的主要矛盾，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，矛盾焦点就在你们身上！”

这句话对大队党支部的同志震动很大。什么“主要矛盾”，什么“矛盾焦点”，到底是啥“矛盾”？这些矛盾又怎样解决呢？他们憋了一肚子气，几个人在一起，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可又讲不清道理。

一大堆矛盾摆在姜汝旺这些同志的面前，要他们解决。姜汝旺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亲人解放军来勤俭大队帮助整风整社，临

走时，千叮咛万嘱咐：“你们有问题，要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。”他心里亮堂起来，胸有成竹地望了大家一眼，说：

“七矛盾，八矛盾，到底是啥矛盾？毛主席不是有一本《矛盾论》吗？一定能给我们解决矛盾！”

从此，勤俭大队党支部学起了《矛盾论》。

## 一段曲折的道路

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勤俭大队党支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，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。

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：怎样学？开始，他们不是带着问题找观点，而是采取课堂上的方法，从头到尾，一段一段读

下去。每天晚上，党员同志们围在一起，听支部书记姜汝旺同志读《矛盾论》。姜汝旺上过几年学，在他们之中，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。但读《矛盾论》，还是第一回，有很多字不认识，读起来，上句不接下句。听的人皱紧了眉头：什么是“哲学”？什么是“矛盾”？几个夜晚过去了，没有弄懂。

哲学没有学进去，消息可传出去了。阶级敌人听到共产党员们在学哲学，预感到对自己不利，便吹出了一股冷风：“哼，红脚杆学哲学，真是猫教老虎上树，天下奇闻！这些老虎还是些瞎子老虎呢！”

村里也有些有点文化的人，受了刘少奇、杨献珍散布的“哲学神秘论”的毒害，认为哲学是了不起的“大学问”。看到不识字的种田人居然学起《矛盾论》来

了，他们说：“你们学哲学，也不想想能不能学懂。买顶帽子还要想想自己的头大小吧！”

就在党支部的同志学习《矛盾论》的时候，村里的矛盾却越来越大了。十一生产队养鱼的社员，在抗旱车水的时候，自己把鱼苗卖了，现在乘着工作队有人整干部的机会，这个社员提出要生产队赔偿他提早卖鱼苗的损失。生产队的保管员作不了主，来问姜汝旺，姜汝旺说：“这不行！”可是工作队员反而批评姜汝旺，说他屁股坐歪了，要开会批斗他，还想撤十一队生产队长的职。队上的保管员也换了，由一个坏分子来当。

事情发生后，党支部的成员非常气愤，在学习会上，也不再只是一段一段读了，而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象锅里沸腾了

的水，纷纷议论起来。大家感到，这可是一个真正的矛盾，怎么明明是对的事情说成错的，错的事情说成对的呢？

戴香妹说：为什么工作队尽相信那些有问题的、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呢？

有的人说：我也是贫下中农，要不当干部，还是依靠对象哩！

又有的人说：什么“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农村的主要矛盾”？难道当干部的都是“四不清”，没一个好的？

这样一来，大家就很自然地从书本上转到讨论实际问题了。可是，一谈到实际问题，又把书本丢开了。越讨论，越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对头的东西，可又感到这些矛盾复杂，说不清。

新年前夕，工作队匆匆撤走了。

春雷一声响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



持制定的“二十三条”下达了。勤俭大队的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一字一句地学习这个重要文件。毛主席在这个文件里批驳了刘少奇的所谓“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”的谬论，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。毛主席还指出，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，这次运动的重点，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

这些指示，使勤俭大队的同志豁然开朗。他们把《矛盾论》和“二十三条”结合起来学习，和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联系起来，开始认识到：千矛盾，万矛盾，主要是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矛盾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是什么矛盾？不是什么“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”，也不是干部和社员的矛盾，而是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